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七

章 絳 原名炳麟字枚叔一字太炎浙江餘杭人

文學論略

章絳

何以謂之文學。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謂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煥發則謂之彣。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彣彧也。彧有彣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彣彰。此說未是。要之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為主。不當以彣彰為主。今舉諸家之說商訂如下。

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

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據此所說。文之與筆。本末分塗。而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仍有鴻儒。鴻儒之文。若司馬子長劉子政所著。則為歷史。陸董陽城楊四子所著。則為論子經說。君山所著。則為諸子。是歷史經說諸子三者。彼古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後人擿此於文學之外。而沾沾焉惟以華辭為文。或以論說記序碑誌傳狀為文也。惟能說一經者。則不在此列。蓋學官弟子。聚徒講述。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無異於後世之帖括。是故屏之不與也。

自晉以後。始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文也。有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屬。一切並包。是則文筆分科。祇存時論。固未嘗以此為限界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歷史。則云事異篇章。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為貴。此為裒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若以文筆區分。則文選所登無韻者亦自不少。若以文之為道。貴在彩彰。則未知賈生過秦。比於周秦諸子。其質其彩。竟何所判。且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有賈誼五十八篇。過秦亦在其列。此亦諸子。何以獨堪登錄。有韻文中。既登漢祖大風之作。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在所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觀

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為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駢儷為主。而又牽引文筆之分。以成其說。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則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既以文言為文。則序卦說卦。又將何說。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彖象諸篇。屬於占繇之體。則不得不為韻語。繫辭文言。屬於述贊之體。則不得不為儷辭。序卦說卦。或屬目錄。或屬箋疏。則不得不為散錄。必以儷辭為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或舉論語辭達一言。以為文之與辭。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稱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為文。猶曰今文家之曲說。太史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為文也。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此非駢偶之文。而未嘗不謂之文也。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韻文。亦多駢語。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辭。不曰楚文。則有韻與駢偶者。亦未嘗不謂之辭也。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賦也。則惜誓登於楚辭。文辭不別矣。若云奏記條議。則又彼之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篇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

佗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此可見韻文駢體皆可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為分析。則辭為口說。文為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臆。故或用韻文。或用駢語。為其音節諧熟。易於口記。不煩記載也。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脣。亦多疊句。是則駢偶之體。適可稱職。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記漢書之屬。乃當稱為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矛盾自陷。可謂大惑者矣。蓋自梁李韓柳獨孤皇甫呂李來張之甚。競為散體。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辭。將使駢儷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論偏頗不為典要。今者務反其說。亦適成論甘忌辛之見。此亦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學說文辭所以異者。學說在開人之思想。文辭在動人之感情。雖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見也。何以定之。文之為名。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讀之文。有不成句讀之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就成句讀者言之。謂之文辭。就無韻文之部分言。則有六科。而雜文小說。居其二焉。凡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件繫支分。會計之簿錄。算術之演草。地圖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若此類者。無以動人之思想。亦無以發人之感情。此不得謂之文辭。而未嘗不得謂之文也。其成句讀者。復有有韻無韻之別。無韻文中。當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就吾所說。則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辭。特其體裁有異。故所以斷其

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說。則除學說而外。一切有韻無韻之文。皆得稱為文辭。而一以激發感情為主。則其誤亦已甚矣。無韻文中。專尚激發感情者。惟雜文小說耳。歷史之中。目錄學家。則於思想有關。而於感情無涉。其他敘事之文。固有足動感情者。然本非以是為主。蓋敘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故其文亦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若強事而就辭。則所謂削足適屨者也。至於姓氏之書。列入史科。此則無關思想。亦無關於感情者也。公牘之中。詔誥奏議。亦有能動感情者。然考績升調之詔。支銷舉劾之書。則於感情固無所預。其取動感情者。惟為特別事端。非其標準在此也。訴訟之詞狀。錄供之爰書。當官之履歷。經商之引帖。此足動感情乎。抑不足動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無所預。若評論典章。與尋求其原理者。此則諸子之法家。當在學說。非彼所謂文辭矣。然則無韻之文。除學說外。有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動感情為主。惟雜文小說。則以是為標準耳。有韻之文。誠以能動感情為主矣。然則箸龜篆象之文。體皆韻語。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見於左氏者多。乃如揚子之太玄。焦贛之易林。東方朔之靈棋。其文古雅有餘。而於感情實無所動。其他詩賦箴銘哀誄詞曲之屬。固以宣情達意為歸。抑揚宛轉。是其職也。雖然。儒家之賦。意存諫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無

能動感情之用。毛公傳詩。獨標興體。所謂興者。即能動感情之謂。則知比賦二式宜不以此為限。傳稱登高能賦。謂之德音。然則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虛。楊雄之羽獵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華之江海。奧博翔審。極賦家之能事矣。其於感情。動耶否耶。（惟相如大人賦漢武讀之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閒意此自憑虛構造之作與子虛諸篇不同）其專賦一物者。若荀卿之蠶賦箴賦。王延壽之王孫賦。禰衡之鸚鵡賦。侔色揣稱。曲盡形相。讀者感情亦未動也。今之言詩。與古稍異。故詩賦分為二事。漢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絕麗。而莊敬之情。覽者曾不為動。蓋其感人之處。固在被之管絃。非局於詞句也。若夫柏梁聯句。語皆有韻。後世遵之。自為一體。今試紬繹其辭。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詩。則以「桃李橘柏枇梨杷」七字堆積成言。無異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詩為不善。則固詩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詩為善。則無可動人之感情也。然則謂文辭之妙。惟在能動感情者。在韻文已不能限。而況無韻之文乎。彼專以雜文小說之能事。概一切文辭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壯美。或云優美。學究點文之法。村婦評曲之辭。庸陋鄙俚。無足挂齒。而以是為論文之軌。不亦過乎。吾今為一語曰。一切文辭（兼學說在內）體裁各異。以激發感情為要者。箴銘哀誄詩賦詞曲雜文小說之類是也。以濬發思想為要者。學說是也。以確盡事狀為要者。歷史是也。以比類知原為要者。典章

是也。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以本隱之顯為要者，占繇是也。其體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其為文辭則一也。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與文辭對立，其規摹雖稍寬博，而其失也，在惟以彣彰為文，而不以文字為文，故學說之不彣者，則悍然擯之於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理。先舉奏記為筆，則不遺公牘矣。次舉敘事經說諸子為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為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能無失者也。雖然，王氏所說，雖較諸家為勝，亦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

吾今當為眾說。古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見語言文學功用各殊。是文學之所以稱文學也。且如經之得稱，謂其常也。傳之得稱，謂其轉也。論之得稱，謂其倫也。此皆後儒訓說，未必覩其本真。欲知稱經稱傳稱論之由，則經者編絲綴屬之謂也。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素怛纜亦云修多羅素怛纜者。直譯為線，譯意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不得不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編絲綴屬。其必舉此為號者，異於百名以下，再用版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吳語

有挾經秉枹之說。（舊解經兵書也，此說未確。豈有臨陳而誦兵書者？蓋尺籍伍符之屬，臨陳攜之，取便檢點。）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傳者，專之假借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為六寸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為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為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則知專之簡策，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漢藝文志言劉向校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專也。古官書皆云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論者，古祇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簫亦編竹為之，是故侖字從侖引伸，則樂音之有秩序者，亦稱為侖，於論鼓鐘是也。言說之有秩序者，亦稱為侖，坐而論道是也。推尋本義，實是侖字。論語為師弟問答，而亦畧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故曰侖語。要之，經者，繩綫貫聯之稱。傳者，簿書記事之稱。論者，比竹成冊之稱。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今言劄記也。雖古之言肄業者，（左氏傳臣以為肄業及之也）亦謂肄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所習之書，各有篇第，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學童習字用觚，觚亦版也）故云肄業。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此證之，則肄業之為肄版明矣。（學業之名由此引伸，與事業功業異義）據此諸證，或簡或牘，皆從其質為名。此所以別文字於言語也。其所以必為之別者，

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言為職而其功用有勝於言者蓋言語之用僅可成線喻如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坌集棼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可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興會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則不必有興會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場也故論文學者不得以感情為主今先說文學各科如下

無句讀文
- 圖書
- 表譜
- 簿錄　簿錄與表譜殊者以不皆旁行邪上故
- 算草

- 賦頌　無韻之頌即入符命類述序類中
- 哀誄　祭文附此
- 箴銘　無韻之銘即入紀識類中

有句讀文

- 有韻文
  - 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靈棋之屬
  - 古今體詩
  - 詞曲
- 無韻文
  - 學說
    - 諸子
    - 疏證　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
    - 平議　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
  - 歷史
    - 紀傳　尚書帝典之類皆屬此
    - 編年
    - 紀事本末
    - 國別史　如國語之屬
    - 地志
    - 姓氏書
    - 行狀
    - 別傳

公牘

與事　報章中紀事亦屬此

款識　如鼎彝碑誌之屬

目錄　書目之無說者別入籍錄科

學案

詔誥　尚書康誥酒誥之類亦屬此

奏議　尚書說訓之類亦屬此

文移

批判

告示　一切教令皆屬此

訴狀

錄供

履歷

契約　如傭約地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

典章

書志　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

官禮　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律例

公法

儀注　如依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禮者即入疏證類中

雜文

符命　如封禪告天劇秦美新之屬不皆有韻

論說　連珠之類亦屬此

對策

雜記

述序

書札　私訂契約不關公牘者亦屬此

小說

如右所說分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圖畫表譜簿錄算草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是也其中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又當區為各類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詩者賦頌科也如尚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之詔誥類奏

議類。告示類也。如周禮者。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如儀禮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集注已亡無由判別）如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曲禮內則投壺公冠諸篇皆是）書志類。（祭法明堂月令諸篇皆是）學說科之諸子類。（中庸禮運禮器坊記諸篇皆是）三疏證類。（昏義冠義鄉飲酒義諸篇皆是）歷史科之紀傳類（如五帝德諸篇是）也。春秋者。歷史科之編年類。世本則表譜科。國語則歷史科之國別史類。二傳則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論語孝經者。學說科之諸子類也。爾雅說文者。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至于正史。一書之中。分科各異。如紀傳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書志則典章科之書志類也。年表人表。則表譜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則又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宰相世系表。則又歷史科之姓氏書類也。于書志中有藝文經籍等志。則又歷史科之目錄類也。文人所作總集別集之屬。大抵多在雜文科中。而碑志則歷史科之款識類。傳狀則歷史科之行狀類。別傳類也。若翰苑集。則公牘科之奏議類也。若順宗實錄。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近世奏議實錄皆不入集則集中無此二類矣）凡自成一家之書。名為諸子。然別錄七略。兵書。方技。數術。皆為獨立。不入諸子略中。晉荀勗簿錄中經分為四部。而兵書數術。遂與諸子合符。梁阮孝緒作七錄。子兵為一。而技術復在其外。隋經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歷數家。五行家。醫方家。盡入諸子。自今以後。科學漸興。則諸子所包。其數將不可計。儒家道家。同為哲學。墨家陰陽家。同為宗教。似亦不須分立矣。此與歷史公牘與

章小說諸科。皆相涉入。惟于雜文則遠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舊籍。而皆以實事求是為歸者。則通名為疏證。上自經說。下至近世之劄記。此皆疏證類也。其最古者。若尚書。有大誓故。見周禮管子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韓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證類也。而近人別集。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阮元集。其間雜文甚少。而關於考證者多。是亦疏證類也。此類與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諸科。則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議。若荀勗之雜撰文章家集敘。摯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續文章志。隋書皆列入史部簿錄篇中。皆為近似。而後人則於別集總集而外。又立一文史類。苑集此種錄入其中。則名實相去遠矣。今之史評。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評。若文心雕龍是也。其關於款識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關於古今體詩者。若詩品是也。其通評文史者。若文史通義是也。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皆相涉入者也。

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矣。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為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尚直截而無蘊藉。此于無句讀文。最為鄰

逈魏晉以後。珍說叢興。文漸離質。作史者能為紀傳。而不能為表譜書志。今觀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令狐德棻之周書。李百藥之北齊書。李延壽之南史北史。惟存紀傳。而表志絕焉。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有志若續漢書之志則司馬彪作非范曄所能作也隋書成於官撰紀傳與志分任纂修蓋作紀傳者亦不能作志也晉書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歎作史之難。莫難於作志也。中唐以後。三傳束閣。降及北宋。論鋒橫起。好為浮蕩恣肆之辭。不惟其實。故疏證之學漸疏。劉攽劉奉世洪适洪邁婁機吳曾王應麟之徒。雖能考證。叢殘。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屬文者便於荒陋。反以疏證為支離。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偽也。是故作史不能成書志。屬文不能兼疏證。則文字之一不共性自是亡矣。雖然。既已謂之文辭。則書志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繁碎。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雜。故書志之要。必在訓辭翔雅。若漢志隋志通典之文。則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續通考輩。非其任也。疏證之要。必在條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黃以周之文。則得矣。余蕭客王昶洪亮吉輩。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書志。學說科之疏證。施之於一切文辭。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若云血流標杵。或云積戈甲與熊耳山齊。其文雖工。而為偭規改錯矣。凡議論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或云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其文雖工。而為雕刻曼辭

矣。乃若疊韻雙聲連字連義用爲形容者。惟於韻文爲宜。無韻之文。亦非所適。所以者何。韻文以聲調節奏爲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顧甯人日知錄云

詩用疊字最難。衞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孼孼。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無人可繼。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能及之者。

此則韻文貴在形容之證也。無韻之文。便與此異。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爲合格。其他諸篇。儻見則可。過多則不適矣。相如子雲。湛深於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屬。用此亦多。後人當師其奇字。不當師其形容語也。（凡如商周誓誥。祇容古人爲之。後生不得摸倣。）乃如舉地稱區。皆從時制。雖當異族秉政。而亦無可諱更。所謂名從主人也。近世爲文例者。祇以此

國學扶輪社印

為金石刻畫之程式。其實雜文亦爾。特歷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爾。夫解文者。以典章學說之法。施之歷史公牘。復以施之雜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復以施之歷史公牘。此所以骫骳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今乃欲以書志疏證之法。施之於一切文辭。不自相刺謬耶。答曰。前者所說。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說。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繫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是故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也。雅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閎而能肆。楊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駑。猶足以傲今人也。吾觀日本之論文者。多以興會神味為主。曾不論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結噎於胸中。故其說若是耶。彼論歐洲之文。則自可爾。而復持此以論漢文。吾漢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為漢文也。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庸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略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為勝。自宋以後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較綜合。以為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為法乎。或曰。子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專

以唐為封域。而蔑視宋後諸公。寧非一偏之論耶。荅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為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復何雅之足言乎。荅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為雅矣。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為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為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瀆萬端。此弊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冊者。其積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即無雅之可言乎。非獨公牘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則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是所謂詢于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

真之世說。皆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搆造者。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神鬼。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以譎怪恢奇相尚。雖云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為雅也。自明以來。文人夸毗。惟懷婚姻。自詡風流。廉恥道喪。於是有秘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復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為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為神怪幽秘。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為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自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尚可言雅。況典章學說歷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騁辭情靈無擁。為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島氏修辭學云。凡備體製者。皆得稱文章。然凡稱文章者。不必皆備體製。無味之談論。乾枯之記事。非不自成一體。其實文字之臚列。記號之集合耳。未可云備體製之文章也。此說不然。圖畫有圖畫之體製。非善准望審明暗者。勿能為。表譜有表譜之體製。非知統系明綱目者。勿能為。簿錄有簿錄之體製。非識品性審去取者勿能為。算草之體製。非知符號通章數者。勿能為。此皆各有其學。故亦各有其體。乃

至單篇札記。無不皆然。其意既盡。而文猶不盡。則當刊落盈辭。無取虛存間架。若夫前有虛冒。後有結尾。起伏照應。惟恐不周。此自蘇軾呂祖謙輩。教人策鋒之法。以此謂之體製。吾未見其為體製也。善夫章氏文史通義之言曰。塾師之講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此為初學示法。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習時文。乃其所言亦有類是。則以眼界所及。多屬宋文。而蘇軾呂祖謙輩。實為時文之祖。故所言亦適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讀無句讀之分。就有句讀文中。亦尚有近於無句讀文者。而必執一體製以概凡百之體製。悲夫。井魚不可與語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與語冰者。篤於時也。

諸子學略說

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

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汙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于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為能。此皆汙漫之失也。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若。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為真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惟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黨同門而妬道真者。劉子駿之所恶。以此相責。得

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求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為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官寺也所謂御者謂為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洒掃進退為職而後車從者纔比于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為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宦于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為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

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亦猶行古之道也。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歷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爲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畧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爲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爲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爲徵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爲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于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爲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惟其各爲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裏一體。互爲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於孟氏。而墨子亦

謂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為調和者之戒矣。

今略論各家如左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為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尊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甯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為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為功。經師以求是為職。雖今文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惟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於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當世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於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為少愈。以其淡於榮利云爾。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

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為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為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士事。見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心求得讎。而後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不知譁衆取寵。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偽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於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微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者之真可見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縱横者。見下其自為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詘則詘。時伸而伸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

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丘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其詐偽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於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於徵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徧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於函胡之地。彼耶穌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淆亂人之思想。此程朱陸王諸家所以有權而無實也。雖然。孔氏之功則有矣。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

世官之學而及乎民此其功亦曠絕千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次論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為儒家之先導（道家如老莊輩皆無崇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漢世方士所為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為教祖實於老子無與亦以怵於利害膽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無為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微蓋前世伊尹太公之屬（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為輔佐不為帝王學老氏之術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惕然於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祇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老子非特不敢為帝王亦不敢為教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大抵為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無畏為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穌穆罕默德或稱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奮迅有悍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為歸於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諦由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為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

久也。夔龍無爵。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於從我。故曰。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氏學術。盡于此矣。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徵藏故書。亦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為本師。（亦如二程子之學本出濂溪。其後反對佛老。故不稱周先生。直稱周茂叔而已。東原之學本出婺原。其後反對朱子。故不稱江先生。直稱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攫老子發其覆也。於是說老子曰。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見莊子天運篇）（意謂己述六經。學皆出於老子。吾書先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徧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於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見論衡講瑞篇）猶以爭名致戮。而況老子之陵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敘諸家。己與關尹老聃裂分為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說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為二者。不欲以老子

之權術自汙也。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氏。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於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爲莊子所亟稱。彼亦莊子師耶。

次論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人公孟。言無鬼神。見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儒家後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災之術。似爲宗教。道家則由方士妄託。爲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於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兼愛尚同之說。爲孟子所非。非樂節葬之義。爲荀卿所駁。其實墨之異儒者。並不止此。蓋非命之說。爲墨家所獨勝。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於持論者。神怪妖誣之說。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則不能破。如論衡有命祿氣壽幸遇命義等篇是也。其命義篇。綜儒墨對辯之言曰。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數萬。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

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卒難時起。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人。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臨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凡言祿命。而能成理者。以此爲勝。雖然。命者孰爲之乎。命字之本。固謂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則天命亦無可立。若謂自然之數。數由誰設。更不得其徵矣。然墨子之非命。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說。使其偷惰。故欲絕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能其頰舌。而利其脣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謂於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

之尊天右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為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死。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樂莊嚴之具感觸人心。使之不厭。而墨子貴儉非樂。故其教不能逾二百歲。秦漢已無墨者雖然。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次論陰陽家。陰陽家亦屬宗教。而與墨子有殊。觀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為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為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或疑七略以陰陽家錄入諸子。而數術自為一略。二者何以相異。答曰。以今論之。實無所異。但其理有淺深耳。蓋數術諸家。皆繁碎占驗之辭。而陰陽家則自有理論。如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窮高極深。非專術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者。是為豫言之圖讖。亦與常占有異。如揚雄之

太玄。司馬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皆應在陰陽家。而不應在儒家六藝家。此與蓍龜形法之屬。高下固殊絕矣。

次論縱橫家。縱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為從。以秦制六國為橫。其名實不通於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昌狂之世。其書入於縱橫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一篇。身仕王朝。復何縱橫之有。然則縱橫者。游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顓對之事也。儒家者流。熱中趨利。故未有不兼縱橫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記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越絕書內傳陳成恒篇。亦記此事。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則田常弑君。實孔子為之主謀。沐浴請討之事。明知哀公不聽。特借此以自文。此為詐譎之尤矣。便辭利口。覆邦亂家。非孔子子貢為之倡耶。莊子胠篋云。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舉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竊鉤者死。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即切齒腐心於孔子之事也。自爾以來。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余觀漢志儒家所列。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此外則有酈生。漢初謁者。稱為大儒。而其人皆善縱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魯仲連說辛垣衍。酈生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諭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吾丘壽王在武帝前。智略輻湊。傳中不言其事。壽王既與主父偃徐樂莊助同傳。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則為辟陽侯畜食其。事游說嬖人。其所為愈卑鄙矣。縱橫之術。不用於國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謁於季布。樓護傳食於五侯。降及唐世。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騰言當道。求為援手。乃知儒與縱橫相為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而稱理學者。無不習捭闔。知避就矣。孔子稱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達固無以愈於聞也。程朱末流。惟是聞者。陸王末流。惟是達者。至於今日。所謂名臣大儒。則聞達兼之矣。若夫縱人橫人之事。則秦皇一統而後。業已滅絕。故隋書經籍志中。惟存鬼谷三

卷。而梁元帝所著補闕子。與湘東鴻烈二書。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論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種。其一為術。其一為法。韓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然為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為法者。則與道家相反。莊子天下篇說慎到之術曰。「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此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也。此為術者與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史公酷吏列傳。亦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之說。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為法者與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是也。漢志管子列於道家。其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重令諸篇。皆其法也。韓非亦然。解老喻老。本為道家學說。少嘗學於荀卿。荀卿隆禮儀而殺詩書。經禮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韓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說。亦與管子相類。（惟管子幼官諸篇。亦兼陰陽。而韓非無此。此則以時代不同也。）後此者。惟諸葛亮專任法律。與商君為同類。故先主遺詔。令其子讀商君書。（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後周之蘇綽。唐之宋璟。庶幾承其風烈。然凡法家必與儒家縱橫家反

斟雅荀卿以儒家大師。而法家韓李為其弟子。則以荀卿本意。任殺詩書。固與他儒有別。韓非以法家而作說難。由其急於存韓。故不得不兼縱橫耳。其餘則與儒家從縱橫。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內篇曰。異為淫道為蝨。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此兼拒儒與縱橫之說也。靳令篇曰。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此專拒儒家之說也。韓非說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六反篇曰。避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語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此拒縱橫家之說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顯學篇曰。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拒儒家之說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此拒一切學者之說也。至漢公孫弘董仲舒。雖本是經師。其時經師與儒已無分別。弘之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術。仲舒為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應廷尉張湯之問。儒家法家。於此稍合。自是以後則法家專與縱橫家為敵。嚴助伍被。皆縱橫家。漢武欲薄其罪。張湯爭而誅之。主父偃亦縱橫家。漢武欲勿誅。公孫弘爭而誅之。而邊通學短長之術。亦卒譖殺張湯。蓋萬治

罰。賞信必罰。彭羕李嚴皆縱橫之魁桀。故羕誅而嚴流。其於儒者。則稍稍優容之。蓋時詘則詘。能俛首帖耳於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縱橫家。皆以仕宦榮利為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效。儒家於招選茂異之世。則習為縱橫。於綜覈名實之世。則亂於法律。縱橫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學。由是儒者自恥無用。則援引法家以為己有。南宋以後。尊諸葛為聖賢。亦可閔已。然至今日。則儒法縱橫。殆將合而為一也」

次論名家。名家之說。關於禮制者。則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也。關於人事百物者。則所謂「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莊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貶損益而已。穀梁傳曰。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說曰。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關於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後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若惠施公孫龍輩。專以名家著聞。而苟為鉤析者多。其術反同詭辯。故先舉儒家荀子正名之說。以徵名號。其說曰。

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

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則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而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按此說同異何緣。曰緣天官。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徵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是也。三曰增上緣。助伴是也。四曰等無間緣。前念是也。緣者是攀附義。此云緣天官者。五官緣境。彼境是所緣緣。心緣五官見分。五官見分是增上緣。故曰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

能感境故同時有五俱意識為五官作增上緣心非五官不能徵知故復藉五官見分為心作增上緣五官感覺惟是現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覺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覺時猶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徵之而無說徵而無說人謂其不知於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級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觸此能令根（印五）官境識三和合為一三曰受此能領納順違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齊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與觸今稱動向受者今稱感覺想者今稱知覺思者今稱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謂口呼意呼者也繼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謂考呼者也凡諸別名起於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諸共名起於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狀異所如兩馬同狀而所據方分各異異狀同所如壯老異狀而所據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狀異所者謂為一物亦不能以異狀同所者謂為二物然佛家說六種言論有云眾法聚集言論者謂於色香味觸等事和合差別建立宅舍瓶衣車乘軍林樹等種種言論有云非常言論者或由加行謂於金段等起諸加行造環釧等異莊嚴具金段言捨環釧言生或由轉變謂飲食等於轉變時飲食言捨便穢言生（見瑜伽師地論）然則同狀異所者物雖異而名可同聚集萬人則謂之師矣異狀同所者物雖同而名可異如卵變為雞則謂之雞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鑒有未周也次舉墨經以解

因明。其說曰。

故所得而後成也。經上 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經說上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後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為三支。於喻之中。又有同喻異喻。同喻異喻之上。各有合離之言詞。名曰喻體。即此喻語。名曰喻依。如云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同喻如瓶。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異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後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後成也」。小故大故。皆簡因喻過誤之言。云何小故。謂以此大為小之「因」。蓋凡「因」載宗之「後陳」。其量必減。如以所作成無常。而無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電光。無常起滅。豈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則無一不是無常。是故無常量寬。所作量狹。今此同喻合詞若云。凡無常者。皆是所作。則有「倒合」之過。故曰「有之不必然」。謂有無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於異喻離詞若云。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則為無過。故曰「無之必不然」。謂無無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體喻寬量。以端喻狹量。故云「體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謂以此大為彼大之因。如云聲是無常。不偏性故。不

偏之。與無常了不相關。其量亦無寬狹。既不相關。必不能以不偏之因成無常之宗故曰「有之必無然。」二者同量。若見與尾。若尺之前端後端。故曰「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謂印度三支。即是歐洲三段。所云宗者。當彼斷按。所云因者。當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體者。當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順彼此相反。則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歐洲無異喻。而印度有異喻者。則以防其倒合。倒合則有減量換位之失。是故示以離法。而此弊為之消弭。村上專精據此以為因明法式。長於歐洲。乃墨子於小故一條。已能出此。是亦難能可貴矣。若雞三足狗非犬之類。詭辯繁辭。今姑勿論。

次論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本出於議官。彼此異論。非以調和為能事也。呂氏春秋淮南內篇。由數人集合而成。言各異指。固無所害。及以一人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漢志所以譏為盪者也。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儉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

伈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韓非說雖如是，然欲一國議論如合符節，此固必不可得者。學術進行，亦藉互相駁難，又不必偏廢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異趣，則學術自此衰矣。東漢以來，此風最盛。章氏文史通義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雜家為蛇龍之菹，信不誣也。

次論農家。農家諸書，世無傳者。氾勝之書，時見他書徵引，與賈思勰之齊民要術，王禎之農書，義趣不異。若農家止於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與醫經經方同列。然觀志所述云「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猶有存者。韓非顯學篇云「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是即近世均地主義，斯所以自成一家歟。

次論小說家。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與近世雜史相類。比於西京雜記、四朝聞

見錄等。蓋差勝矣。賈誼嘗引青史。必非謏倖之說可知。如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則其言又兼黃老。莊子天下篇。舉宋鈃尹文之術。列為一家。荀卿亦與宋子相難。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秖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見莊子天下篇）蓋有意於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笑林以後。此指漸衰。非芻蕘之議矣。

上來所述。諸子凡得十家。而漢志稱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觀。蓋小說特為附錄而已。就此十家論之。儒道本同源。而其流與雜家縱橫家合為一類。墨家陰陽家為一類。農家小說家為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于白人偉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為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余聞風律不同。視五土之宜。以分其剛柔侈斂。是故吹萬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後者唱于。雖大巧莫能齊也。萬

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爲準。取其最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種。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媼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獨在歐洲有交通之便而已。歐洲諸語。本自希臘羅甸孳乳以成。波瀾不二。然改造者不直取希臘羅甸之言。而必以萬國新語爲幟者。正由古今異撰。弗可矯揉。以此相稽。則漢語之異於萬國新語。視萬國新語之異於希臘羅甸。其遠彌甚。在彼則以便俗爲功。在此則以戾匡從事。既遠人情。亦自相牴牾甚矣。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於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爲少。日本人既識假名。亦並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爲奇恆難了。是知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識字之難。未若辨別草木。草木形類而難分。文字形殊而易別。然諸農圃識草木必數百種。尋常雜字。足以明民共財者。亦不逾數百字耳。治文學者猶采藥之夫。治小學者猶博物之彥。雖稍艱阻。不必夫人而能之也。古之小學。習書計與五甲六方。故人人知文字計之粗者。乘除開方諸術。習之易矣。然今世士人。尚非盡人能解。豈漢算獨難治哉。士人知書而愚於計。商賈識計而短於書。由其用有緩急。

故治之有先後也。至于庶業滋繁。飾僞萌生。人不知書。則常苦爲人所詐。夫農夫操耒。若無事於知書。乃至陶人摶土。梓匠營宮。婦功刺繡。錦官織綺。工藝精良。視農耕爲難習矣。然皆十口相傳。不在載籍。當其習此。以爲文字非所急。閒出而涉世。乃自悔其失學。書札契券計簿之微。猶待他人爲之營治。欺詐不可以辨曉。隱曲不可以自籀。斯亦爽然自咎也。若豫覩知書之急。誰不督促子弟以就學者。董以強迫教育。何患漢字之難知乎。或言日本雖用漢字。淩雜無紀。支絀亦可覩矣。漢人守之。其不利亦將等于日本。此未辨清濁之原也。日本語言。故與漢語有別。强用其文以爲表識。稱名既異。其發聲又財及漢音之半。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拏。及空海作假名。至今承用。和漢二書。又相羼廁。夫語言文字。出于一本。獨日本則爲二本。欲無淩雜。其可得乎。漢人所用。顧獨有漢字耳。古今語雖少不同。名物猶無大變。至于儷偶相呼。今昔無爽。助詞發語之聲。世俗瞀儒。疑爲異古。余嘗窮究音變。明其非有差違。作釋詞七十餘條。用爲佐證。今舉數例。孔之與好同訓爲嘉。古音本以安紐雙聲相轉。故釋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好即借爲孔字。古者謂甚曰孔。今者謂甚曰好。好大好快。若古語則言孔大孔快矣。小爾雅肆訓極。說文肆訓極陳。大雅其風肆好。肆好者極好也。今遼東謂極備曰有得肆。蘇州謂極熱曰熱得肆。訓肆爲極。是與古同。肆殺同

部。去入一聲。故夏小正貍子肇肆。傳謂肆借為殺。宋人謂極好曰殺好。即古言肆好矣。今人謂極陳力曰殺力。即常言肆力矣。說文相從㠯聲。亦從里聲作梩。考工記里為式。即己為式。明古音里與㠯同。古人說過去事。語終言矣。今人說過去事。語終言嘿哩。即矣之聲變也。商書以呢為禰。釋獸以泥為䭲。明古音泥與爾同。詞之必然。古語言爾。今語言呢。呢即爾之本音也。乃至楚人發語言羌。今湖北黃梅人冠語多用羌字。音斂如姜。釋話訓都為於。今江南蘇州人言於則用都字。音促如篤。此則通言別語。詞氣皆與古符。由此以與聲音韻。展轉鉤稽。今之詞氣。蓋無一不與雅訓相會者。百代縣邈。渙爾冰釋。況諸名物取捨之詞。而有與故言相失者耶。特世人鮮通韻學。音聲小變。即無以知所從來。若循法言切韻之例。一字數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語猶存今世可也。況其文字本出一途。不以假名相雜。與日本之淩雜無紀者。阡陌有殊。憂其同病。所謂比儗失倫者哉。或疑方土不同。一道數府之閒。音已互異。名物則南北大殊。既難齊一。其不便有莫甚者。同一禹域之民。而對語或須轉譯。曷若易之為便。抑以萬國新語易漢語。視以漢語南北互輸。孰難孰易。今各省語雖小異。其根柢固大同。若為便俗致用計者。習效官音。應非難事。若為審定言音計者。今之聲韻或正或譌。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紐善符于神珙。而韻略有丟胡。廣東辯韻彤

合于法言。而紐復多殽混。南北相糅。惟江漢處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紐皆正。然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若風聲本在侵部。而江甯言風。音猶作方林切。庚聲本在陽部。而蘇州言庚。音猶作古郎切。此合于周秦本音者。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而黃州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烏之音所在皆切女了。而湖南江左呼烏者。猶作都了切。此合于隋唐切韻者。既以江漢閒為正音。復取四方曲則之聲。用相和會。則聲韵其無謬矣。故訓衰微。留者可寶。北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長。閩嶠之言。至詰詘也。然而稱一為蜀。呼事為載。謂火如燬。乃毛傳方言之故訓。中原板蕩。俟在東南。可謂邊方無典語耶。秦蜀荊楚之言。至通達也。然而冰出為凌。見諸國風官禮。他方無舉此者。淮西猶謂雨而木冰為油光凌。暴雨為凍。徵之楚辭淮南。他方無舉此者。川陝閒猶謂夏月暴雨為偏涷雨。可謂中原無別語耶。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為磔格。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為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為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若是者。誠不若苟習官音為易。視彼萬國新語。則難易相距。猶不可以籌策計也。必欲盡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者。其謬則有二事。一若欲統一語言。故盡用其語者。歐洲諸族。因與原語無大差違。習之自為徑易。其在漢土。排列先後之異。紐母繁簡之殊。韵部多寡之分。器物有無之別。兩相徑挺。此其犖犖大者。強為轉變。欲其調達如簧。固不能矣。

乃夫丘里之言偏冒衆稱。人情互異。雖欲轉變無由。杜爾斯兌氏言。中國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譯。夫不能譯者非絶無擬議之詞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淺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語以相比況。將何以宣達職志。條鬯性情。此蓋非一道字而已。其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教師亦為余言。漢語有獨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舉之曰搞。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擁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後曰拕。兩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擔。并力同舉曰臺。獨力引重曰扛。如是別名。則他國所無也。今自廢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掍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及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貫。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褂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殆以百數。夫稱帽為冠。以盤為盂。正名者猶云不可。況或本無其器。而皮傅為名乎。夫兩語相涵。繁簡多寡之不相當。既如是矣。且一字而引伸為數義者。語必有根。轉用新語。彼此引伸之義。其條貫不必皆相準。是則杜絶語根也。尋常稱謂之詞。復有志而晦者。今人尊敬之言。曰「台」曰「令」。台之語本于三能。三足鼈謂之能。魁下六星兩兩相比似之。故曰三能。古音能與台同。故或書作三台。以比三公。而尊稱曰台者自三能來。今若謂人為鼈。未有不色然怒者。稱之以台則為尊敬。此由古今語變。今時已無有呼鼈為能者爾。令之語本于靈。靈者巫也。上古重神事。故靈引伸為善。假借作

令尊稱曰令者自靈子來令若比人以巫則侮慢語也而稱令顧為尊敬此由古今語異今時已無有呼巫為靈者爾若其轉為新語況以尊貴之語代令以良善之語代令則粗觕而失語柢若質譯為靈為巫則不可以為尊敬之詞夫尋常譯述得其大義可也至於轉變語言必使源流相當而後可況則失實切則失情將以何術轉變之也且萬國新語者學之難耶必不能舍其土風而新是用學之易耶簡單之語上不足以明學術下不足以道情志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郵異國者用異國文字可也甯當自廢漢語哉豈直漢語爾印度歐洲諸語猶合保存蓋學之近質者非綜密幽邃之詞不足宣也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欲廢強權豈欲廢學術耶學之近文者其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間不專以文辭為準若其紐母不同韻部有異名詞長短往復皆殊則在彼為至美者於此乃反為儷劣擬倫之詩西方以為悽愴研麗者譯為漢文則率直不足觀采其稍可者必增損其文身句身強以從我此猶治璞玉者施以刻雕非其舊式然也由是知漢土篇章之美者譯為歐文轉為萬國新語其率直鮮味也亦然本為諧韻轉之則無韻本為雙聲轉之則異紐本以數音成語轉之則音節冗長失其同律是則杜絕文學歸于樸僿也嘗見譜岳鄂王詞者合以風琴聲遂沈濁傚其朱弦疏越用之廟堂施之宗教宜以是為上宮而漢土詞曲音取悲涼

惟笛能諧其聲氣。風琴嘽緩。清濁異宜。故聞者幾於思臥。夫以樂器準音。絲竹猶勿能相代。況復言語有差。其不相值也明矣。若徒以交通為務。舊所承用一切芟夷。學術文辭之章章者。甚則棄捐。輕乃裁減。斯則其道大觳。非宜民之事也。

二若謂象形不便。故但用其音者。文明野蠻。吾所不論。然言語文字者。所以為別。聲繁則易別而為優。聲簡則難別而為劣。日本嘗欲用羅甸字母。以彼發音簡少。故羅甸足以相資。漢土則不然。縱分音紐。自梵土悉曇而外。紐之繁富。未有過于漢土者也。橫分音韻。梵韻復不若漢韻繁矣。視歐洲音。直數語耳。昔自漢末三國之閒。始有反語。隋之切韻。以紐定聲。舍利神珙諸子。綜合其音。參取梵文字母聲勢之法。分列八音。至今承用者。為字母三十六。而聲勢復在其外。以現有法言切韻也。今之韻部著于脣舌者。慮不能如舊韻之分明。然大較猶得二十。計紐及韻。可得五十餘字。其視萬國新語。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聲者。繁簡相去。至懸遠也。河淮江漢之閒。侵之與真。覃之與寒。韻部絕遠。而或轉相掍殽。廣東呼侵覃部字則合口。呼真寒部字則開口。區以別矣。青之與真。韻部相望若比鄰。中原亦轉相迆入。廣東呼真部字。則收鼻推氣言之。呼青部字。則橫口斂氣言之。然若呼雨為以。讀居成箕。則不逮中原之正。凡此分別。歐洲之音不能具也。字母三十六者。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以成。漢

梵發音亦有小別。故不得悉用華嚴乃如非數奉娘四紐。梵音所無。錢大昕已明其義。蓋自孫炎韋昭徐仙民李軌劉昌宗諸家。各為反語。揚搉可知。然重唇輕脣至中唐始有分辨。舌頭舌上。亦遂析為二音。此至今無替者也。漢音所以異者。在舌上知徹澄三紐。江左呼之。幾與照穿牀等。閩廣則或迆入喉牙。自此數者而外。分畫至嚴。呼中者不得同宗。言且者不可作醜。讀宀者不能似樹。蓋婦孺所知矣。若如歐洲之音。齒音照紐尚不能質直出聲。至舌上知徹澄等。則無音可以模寫。余昔視梵文字母。有綺姹茶三音。謂與此土知徹澄等。及就問印度人。猶云作多佗陀（讀入麻部一惟綺姹茶之音。亦得令其切出。歐洲則一切斷之。與白人語。北言直隸。南言鎮南關。直云鎮云。必訛變其音以就彼。是三紐者。蓋漢土卓特之音。日本人亦弗能道。是也。若夫正齒有照穿牀審禪五紐。齒頭則以精清從心邪相副。得其半音。禹域而外。孰能具此。且正齒齒頭。當日析為十紐。若從簡易。即分等之術耳。同在一紐。而音有四等之殊。故夫見之與覺。谿之與坤。其鴻纖必有辨也。審紐祇隸正齒。而北音或還入舌上。是舌上復增一紐。舌頭定母所隸同徒諸字。今呼者不純如定。乃在定透之閒。亦如曉喻相殽。其閒復出匣母。故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區分。其音且將逾百。韵以四聲為劑。亦有八十餘音。二者并乘。則音母幾將二百。然皆堅完獨立。非如日本五

十假名。刪之不過二十音也。甯有二十八字之體文。遂足以窮其變乎。夫聲音繁飾。彼是有殊。非直新語合音之法。不可單行。縱盡改吾語言以就彼律。抑猶有詰詘者。是何也。常言雖可易。而郡國姓名諸語。必不可易。屈而就彼。音既舛變。則是失其本名。何以成語。或言漢音雖繁。然譯述他國固有名詞。亦少音和而多類隔。要在得其大致而已。準是則以新語譯漢土舊名。小有盈朒。亦無𢡃焉。應之曰。以漢語譯述者漢人也。名從主人。號從中國。他方人地。非吾所習狎者。雖音有弇侈。何害。今以漢人自道鄉里。而聲氣差違。則不可以此相例。亦明矣。蓋削趾以適屨者。工之愚也。戕杞柳以為桮棬者。事之賊也。頃者日本人創漢字統一會。欲令漢人諷誦漢文。一以日本尨奇之音為至。今之欲用萬國新語者。亦何以異是耶。日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符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義殊者衆。若用合音之字。將芒昧不足以為別。況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異音。合音為文。適千里則弗能相喻。故非獨佗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紐韻之文。省減點畫。以相絣切。其道猶困而難施。自頡籀斯邈以來。文字皆獨標部首。據形系聯者。其勢固不得已也。由斯二義。盡用彼語。則吐辭述學。勢有不周。獨用彼音。則繁簡相差。聲有未盡。技者不深惟其利病。而儳焉以除舊布新為號。豈其智有未喻。亦鶩名而不求實之過歟。雖

然。輔漢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則有術矣。一欲使速於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漢世制詔三王。其册書猶真草兼具。豈況符契奏之書。日不暇給。則何取端書分隸。草書之作。導源先漢。故由隸體遷移。若夫稗語草創。難知其審。而阮氏鐘鼎款識謂周世自有草篆。則過崇雁器。為不根之談也。要之漢初文史辭尚簡嚴。猶以草書綴属。今之繁辭。則宜用草書審矣。大抵事有緩急。物有質文。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楹則用小篆。雕刻册籍。則用今隸。至于倉卒應急。取備常情。則直作草書可也。然自張旭懷素以來。洛意鉤聯。形殺已甚。當依急就正書。字各分區。無使聯綿難斷。而任情損益。補短截長。以求側媚者。一切遮禁。字形有定。則無由展轉紛歧。此非獨便于今隸。視歐文亦愈徑者。何者。本以一音為一文。非以數音成一語也。二若欲易于察識。則當略知小篆。稍見本原。初識字時。宜教以五百四十部首。若又簡略。雖授「文字蒙求」可也。凡兒童初引筆為畫。今隸方整。當體則難。小篆詘曲。成書反易。且日月山水諸文。宛轉悉如其象。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與形相失。當其知識初開。一見字形。乃如畫成其物。踊躍歡喜。等于熙游。其引導則易矣。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何者。今當初識字時。但知魚鳥二文。則凡從魚之字。不為魚名。即為魚事。從鳥之字。不為鳥名。即為鳥事。可以意揣度得之。縱

予假借未明。本形本義。思則過半。嘗有人言。學者相聚。說感慨字。漢書皆作感㮣。一科舉人識之曰。此謬語也。慨自心出。非自木出。何以字當從木。此雖昧于假借。然本義本形。自當作慨。科舉人所說。固于小學非甚戾也。然則畧知部首。於所隸屬之字。雖未了知定義。而較略可以意窺。異乎合音之字。其大義無由懸揣。故象形與合音者。得失爲相庚。特隸書省變之文。部首已多殽亂。故五百四十小篆。爲初教識字之門矣。若欲了解定音。反語既著。音自可知。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以用爲反語之字。非有素定。尚不能知反語之定音。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若專用見谿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爲反語。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則餘音自可覩矣。然此可爲成人長者言之。以教兒童。猶苦繁冗。又況今音作韻。非有二百六部之多。其字自當并省。欲使兒童視而能了。又非以反語注記字音。無由明憭。而見谿諸文。形體茂密。復不便于旁注。於是有自矜通悟者。作爲一點一畫。縱橫回復。以標識字音。先後作者。蓋四五輩矣。然皆不可施用。是何故。今人發語之音。上紐下韻。經緯相交。除去四等四聲。可以規圜識別。其本母必不損五六十字。而今之作者。既于韻學芒無所了。又復自守鄉土。不偏方音。其所創造。少者財十餘字。多乃不踰三十。以此相切。聲之闕者方多。曾何足以龔用歟。又其惑者。乃謂本字可廢。惟以切音成

文。斯則同音而殊訓者。又無以為別也。重紕貤繆。疑眩後生。卒以世所公非。不見采用。而定音遂無其術。余謂切音之用。祇在發識字端。令本音畫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紐韵既繁。徒以點畫波磔粗細為分。其形將廢。況其體埶。折旋略同今隸。易于羼入正文。識亦有不適者。故嘗定紐文為三十六。韵文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識。既有典則。異于鄉壁虛造所為。庶幾足以行遠。其詳如左。

紐文三十六

喉音（亦曰深喉音）

丨　今隸作丨。唐韵古本切。即舊見母。

凵　今隸作凵。唐韵口犯切。即舊溪母。

㇆　今隸從小篆作及。唐韵巨立切。即舊羣母。

乂　今隸作乂。唐韵魚廢切。即舊疑母。

牙音（亦曰淺喉音）

一　今隸作一。唐韵於悉切。即舊影母。

厂　今隸作厂。唐韵呼旱切。即舊曉母。

乙　今隸作乙字。亦作鳦。唐韵烏轄切。即舊喻母。

今隸作丂。唐韻苦感切。即舊匣母。

舌頭音

今隸作刀。唐韻都牢切。即舊端母。

今隸作土。唐韻它魯切。即舊透母。

今隸作大。唐韻徒蓋切。即舊定母。

今隸作乃。唐韻奴亥切。即舊泥母。

舌上音

今隸作乇。唐韻陟格切。即舊知母。

今隸作屮。唐韻丑列切。即舊徹母。

今隸作宁。唐韻直呂切。即舊澄母。

今隸作女。唐韻尼呂切。即舊娘母。

正齒音

今隸作𠂆。唐韻之若切。即舊照母。

今隸作川。唐韻昌緣切。即舊穿母。

今隸作士。唐韻鉏里切。即舊牀母。

尸 今隸作尸。唐韻式脂切。即舊審母。

十 今隸作十。唐韻是執切。即舊禪母。

齒頭音

卩 今隸作卩。唐韻子結切。即舊精母。

七 今隸作七。唐韻親吉切。即舊清母。

亼 今隸作亼。唐韻秦入切。即舊從母。

厶 今隸作厶。經典相承。以私為之。唐韻息夷切。即舊心母。

夕 今隸作夕。唐韻祥易切。即舊邪母。

重脣音

八 今隸作八。唐韻博拔切。即舊幫母。

朩 今隸作朩。唐韻匹刃切。即舊滂母。

白 今隸作白。唐韻旁陌切。即舊竝母。

冂 今隸作冖。唐韻莫狄切。即舊明母。

輕脣音

匚 今隸作匚。經典相承。以方為之。唐韻府良切。即舊非母。

乀 今隸作乀。唐韻分勿切。即舊敷母。

丿 今隸作丿。唐韻房密切。即舊奉母。

釆 今隸作釆。唐韻無沸切。即舊微母。

半舌音

了 今隸作了。唐韻盧鳥切。即舊來母。

半齒音

入 今隸作入。唐韻人汁切。即舊日母。

右紐文三十六。作一等規左下。作二等規左上。作三等規右上。作四等規右下。

本在其等者不規。

韻文二十二

工 今隸作工。唐韻古紅切。即舊東冬鍾韻。

肯 今隸作肯。唐韻苦江切。即舊江韻。

厶 今隸作厶。相承從俗作肱。唐韻古薨切。即舊蒸登韻。

今 今隸作今。唐韻居音切。即舊侵韻。

甘 今隸作甘。唐韻古三切。即舊覃談凡韻。欲作鹽添咸銜嚴韻者。點其字下。

今隸作亓。唐韻居之切。即舊之韻。欲作咍韻者。點其字下。

今隸作牛。唐韻語求切。即舊幽尤韻。今音呼侯韻亦入此。

今隸作幺。唐韻於堯切。即舊宵肴豪韻。今音呼蕭韻亦入此。

今隸作丂。唐韻虎何切。即舊歌戈韻。

今隸作凵。唐韻去魚切。即舊魚韻。今音呼虞韻亦入此。

今隸從小篆作虍。唐韻荒烏切。即舊模韻。

今隸作王。唐韻雨方切。即舊陽唐韻。

今隸作冂。唐韻古熒切。即舊耕清青韻。今音呼庚韻亦入此。

今隸作巾。唐韻居銀切。即舊真臻韻。

今隸從小篆作云。唐韻王分切。即舊諄文殷魂痕韻。

今隸作回。唐韻戶恢切。即舊灰微韻。

今隸從小篆作環。唐韻戶關切。即舊元桓韻。

今隸作干。唐韻苦寒切。即舊寒刪山韻。

今隸作䇂。唐韻去虔切。即舊先韻。今音呼仙韻亦入此。

今隸作乁。唐韻弋支切。即舊支韻。欲作佳皆韻者。點其字下。

[seal form] 今隸作禾。唐韻古兮切。即舊脂齊韻。

[seal form] 今隸作牙。唐韻五加切。即舊麻韻。

右韻文二十二。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字為之。作上規左上。作去規右上。作入規右下。

如是上紐下韻。相切成音。凡說文玉篇廣韻所著反語字作某紐某韻者。皆悉改從紐文韻文。類為音表。（音表但記音聲略及本表小字版本不過一冊）書僮竹笘。以此標識其旁。則定音自可得矣。然當其始入蒙學。即當以此五十八音。諦審教授。而又別其分等分聲之法。才及三旬。音已清邋。然後書五百四十部首。而作小篆背為今隸。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三四月。而文字部居。形義相貫。不爽于毫。乃以恆用各字授之。亦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又得四五月。而僮子應識之字備矣。程功先後。無過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學課本為之講說。形體音訓。根柢既成。後雖廢學習農。圃陶韋之事。以之記姓名而書簿領。不患其盲。若猶有不識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何慮其難憭耶。凡諸人事。苟偷于前者。其難在後。審察于始者。易乃在終。今教兒童習書。素無審音之術。蓋非不知其善。徒畏難耳。及其據字授音。旋得旋失。有入學四五年。而才識百許字者。偷計一時之便。而廢數歲之功。無算已甚。震於泰西之士。乃以漢字難知。

便欲率情改作。卒之其所尊用者，聲音則省削而不周，義訓則華離而難合。用其語也，此以一音成義，造次易周，詭效歐風，其時閒將逾三倍，紡功虧詘，所失滋多。若乃箸之竹簡，則以新語作一草書，視以漢語作一草書，一繁一省，按體可知。既靡時日，而又空積簡書，滋為重濁，其不適至易明矣。用其音也，吾所有者，彼所素無；吾所無者，亦或彼所適有。強以求諧，未有切音之用。蓋莊生有言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則病其續短矣；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則病其斷長矣。又況其他損害，復有如前所說者哉。世之君子，當以實事求是為期，毋沾沾殉名是務。欲求行遠，用萬國新語以省象譯可也。至于漢字，更易既無術，從而繕治，則教授疏寫，皆易為功，蓋亦反其本矣。

作此說竟，見新世紀中又有改良漢語之議，亦以排列不同，惟有質礙，故欲使漢語詞氣種種與萬國新語相當。如多數之名，下必加以『們』字；形容之語，下必加以『的』字是也。不悟今世語言，本由古言轉蛻，音聲流衍，或有小殊，而詞氣皆如舊貫。今人讀周秦兩漢之書，惟通小學者為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語異，聲氣漸差，故非式古訓者，莫能理董。其詞氣固非有異也。魏晉以降，略晚文學者能讀

之矣。自宋以降。略識助字者能讀之矣。里言小說。但識俗字者能讀之矣。是無他。詞氣本同。故通曉爲易耳。今若沿情變亂。以譯萬國新語。則易以讀舊有之典籍則難。凡諸史傳文辭。向日視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閡。語言之用。以譯他國語爲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書爲急耶。彼將曰。史傳者。萬里死人之遺事。文辭者。無益民用之浮言。雖悉棄捐可也。不悟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耳。何爲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於改良社會哉。縱令先民典記。非資生之急務。契券簿錄。爲今人所必用者。亦可朁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婦孺之閒。縱未涉學。但略識千許字。則里言小說。猶可資以爲樂。一從轉變。將水滸傳儒林外史諸書。且難卒讀。而歡愉自此衰。憤鬱自此生矣。彼意本以漢文難了。故欲量爲革更。及革更之。今讀書者轉難于昔。甚矣其果於崇拜歐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又謂漢字當用其最普通者。其他悉從汰汰。是又與漢字統一會同其迷謬而已。彼所謂普通以何者爲準耶。今雖建宅宛平。宛平之語。未可爲萬方準則也。凡諸通都省會之閒。舊語存者。以千百數。其字或世儒所不識。而按之雅記。皆有自來。即前所舉油光淩偏滦而諸條。皆非窮鄉奇譎之言也。綜而存之。其字數當過常文三倍。若其自尊鄉

曲。以一己所聞知為最普通者。以一己所不聞知。即謂之不普通者。名為目營四海。實乃與里巷書夫。同其傖陋。斯亦檮落不材之至矣。又謂改良漢字。惟取點畫直豎右戾四者。以為交叉。鈎乙左戾諸形。一切廢棄。其存者復為鈍勢。不見鋒芒。此又無所取義。率情高下。與兒童語無異。原其用意。殆為習用鉛筆計耳。蓋漢土嘗用鉛筆矣。楊雄與劉歆書言『以鉛摘次之於槧』。緯書記孔子讀易。復有『鐵摘三折之文』。是鉛鐵並可作筆也。然後生覺其匡刺。而以鹿豪兔豪代之。楊雄書中。已云『三寸弱翰』。尚觀武王銘筆。亦且云『豪毛茂茂』矣。蓋上世惟用鉛鐵。周漢之間。鹿豪始作。猶與鉛鐵竝用。崔豹古今注曰『蒙恬始作秦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鹿豪。非兔豪竹管也』。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豪。惟有趙國豪中用』。是時兔豪作矣。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為筆。其用也。亦與兔豪無異』。是故雞毛筆者。自南方來。（所引諸書皆見御覽六百五）展轉蛻變。豪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為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為未進化也。彼固以進化為美談者。曷不曰歐人作書。當改如漢文形態。乃欲使漢字去其鋒芒。抑何自相攻伐耶。今觀漢土羊兔諸豪。轉移徑便。其紙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輕利勝于歐洲。

國學扶輪社印

諸子在巴黎習用鉛筆。則言鉛筆之善。向若漂流絕域。與赤黑人相處。其不謂蕉萌葉勝于竹紙者幾希。嗚呼。貫頭之衣。本自駱越為之。漢書地理志儋耳珠厓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南齊書曰扶南國女為貫頭扶南即今緬甸是儋耳俗與緬甸近也歐洲人亦服焉。而見者以為美於漢衣。刀叉之具。本自匈奴用之。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歐洲人亦御焉。而見者以為美於漢食。趣時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勝道哉。

春秋平議 駁皮錫瑞

春秋始萌芽。蓋在厲王流彘以後。詩序所謂小雅盡廢。孟子所謂詩亡。故年表始共和。明厲王以上。編年之書未作。文不足徵。詳原經後百餘年。而隱公攝位。魯之春秋由此始。百國春秋非同時俱起亦猶變風始作每國異時周始共和魯始隱公其可見者君子修之。猶曰述而不作。蓋因周與以緯行事。非有創制之論也。皮錫瑞以為春秋本無凡例。此左氏先儒所同。余謂左氏春秋。故訓宜從漢師。凡例宜從杜氏。何者。孟子有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公羊傳亦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與孟子文有異同要之公羊本孟子非孟子本公羊桓譚云左氏傳後世百餘年穀梁傳始作公羊又在其後然則穀梁子亦晚在孟子後無論公羊矣世人誤信戴宏妄說謂公羊為子夏弟子遂若孟子轉襲公羊此妄語也言竊取者。是謂因前人凡例。試令舊無其目。何所從竊。于何而取。苟自發胸臆。無所因襲。言擅制則有矣。曾非竊取之謂也。左氏稱凡例曰禮經。杜預以為周

公舊法要之周公時未有編年。周有春秋。始於宣世。其作法者。非史籀則尹吉甫也。尹氏自佚已為周史。其後策命諸侯。必尹氏贊之。大雅記命程伯休父之事。左氏記命晉侯重耳之事。皆稱尹氏。其分在佗國。謂之周太史。則尹氏之陪屬與其子弟。鄭有尹氏。魯隱獲而因焉。晉有辛有之子。謂之董史。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晏子春秋外篇下）明列國史官皆自周出。及其危亂。太史則奉禮經反于王宮。故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先識覽）由是言之。太史本王吏。故不臣于邦君。檀弓記衛太史柳莊死。公曰。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明與策名委質者殊科。（孔子稱顓臾亦曰社稷之臣。蓋附庸之君未嘗策名委質于魯也）左氏言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赴告本其國史官所為。已非其臣。故不嫌斥名。又記董狐之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之書曰。崔杼弒其君。言其君者。見非史官之君。及孔子修春秋。本以魯臣自攝史事。故魯君弒則書公薨。非太史之比也。其餘皆從凡例矣。周室所布。即為令典。言禮經者。必非周公之制。春秋書周臣。有爵稱爵。無爵稱字稱名。至于尹氏。有爵稱子。（成十六年十七年兩書公會尹子）雖無爵猶稱氏者。史官之宗。舊史皆書尹氏以示所鼻。不敢指斥。肯于諸侯。故仲尼猶依之。言竊取者。明本非其職而私采其法也。若素無凡例者。即孟子為妄說矣。錫瑞又云。碑版志銘皆有例。然則史有舊法。何所疑惑。即無例者。古之良史。反不如

後之文士邪。又公羊家皆謂春秋為漢制法。錫瑞據之。及于後世。此皆誤讀孟子莊生之文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者。此如班固漢書。敘傳自題為述。後生亦得言班固作漢書。太史公自序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然其當篇小序之下。復題為作。此則散言固有通名。分言則有別矣。孟子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尋說文事字訓職。古文小篆皆從史。則史職為本義。天子之事。其文猶言王官之吏。其最則天子之史職也。孔子陪臣。非若周太史直屬于王。不在其位而修其書。疑于侵官。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安得所謂制法者乎。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經世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以歲繫世。元年二年。所謂歲也。隱公桓公之篇。所謂世也。劉子駿序帝王代禪。謂之世經。（律曆志）世之經紀曰世經。經紀其世曰經世。尚書闕略無統紀。至春秋乃似續不絕。其外又佐以世本。世以歲成。故必編年。（經世與編年義亦同）後人見文章經國之言。誤相比擬。以為經世大法。斯謬矣。先王之志者。猶曰四方之志。邦國之志。所錄皆往事。而不以槩後王。故曰先王之志。後生見緯書有言志在春秋。因以誤讀。先王往矣。寧有遺志下為百代哉。其答顏淵之問為邦。有所取舍者。夏時即周禮所謂正歲。殷路即周禮所謂木路。韶舞即周禮所謂大韶。是時周孔子已不能舉其官。孟陬殄滅。魯郊亦或用日至。故孔子

思反正。魯郊祈穀。本以夏正孟春啟蟄之候。冕而乘大路。周有六代之樂。故郊則舞雲門。魯有四代之樂。故郊則舞大韶。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所以答為邦之問也。豈遽變易舊章。自以為應制作哉。公西赤治孔子喪。備三代禮者。士喪亦有商祝。大夫喪禮今亡。宜本取二代。治亦不僭制。故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為下不倍之義也。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中心誠服之言也。春秋縱不自居臣下。心所慕仿。豈朝言之而莫違之乎。鳳鳥河圖之歎。雖也南面之議。此自私家評論。知己與弟子德應帝王。不可用于春秋王官之書也。即春秋改制者。何不自為一通書。盡其凡目。顧必以行事見之。事不足以盡禮。雖欲改無所施。即觀公羊所傳。言制度者亦少矣。必待緐露。然後明白。若世無董仲舒者。春秋將終為隱書。惜乎孔子之智。不如漢之博士也。且官制之弊。孰若封建。生民之痛孰如肉刑。有封建故法不均施。雖或整齊。少弛則急。其君臣或有禮秩。而民之無辜者固多矣。有肉刑故觸牾小罪。則終身不可以為人。漢世所以削彊藩而去剕刖者。誠至治之端。仁恩之至也。今春秋徒譏世卿。不廢封建。錫瑞謂大一統即廢封建。此說以李斯法令一統之言附會公羊也。公羊所謂大一統者指正朔言。李斯所謂一統者指法令言。法令一統推則郡縣為可。正朔一統則封建郡縣所同。不得以文字偶同妄為牽擬。有書妄殺。無譏肉刑。愆在為後王制法也。若大者不舉。瑣瑣于名號微識之閒。以為改制。是

為務末棄本。豈聖哲之用心乎。然則天造草昧。乃利建侯。非清明之理。日中見沬。所以致刑。有消息之用。君子贊易。法象昭如。獨于春秋不著。故知其依周典。則遁以為變法制則窒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則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焦循之倫。妄擬左氏。反春秋意。訩訩不息。至今百年。錫瑞又播揚之。按春秋所以懼亂臣賊子。大者竊邑叛君以徼大利。其次弑君。不專如孟子所說也。春秋書叛者五。復入者二。以邑來奔者三。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小者財有萌芽。事未昭明。猶為君子所惡。故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從是以次。春秋懲叛最甚。夫弑君者。禍及一人。若挾其邑以自封甚者外附其禍。及于通國輕重之差。固易明也。弑君雖惡。自世子親弑而外。其情有殊。左氏傳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公羊董仲舒說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斯蓋三傳通義。夫九伐之法。治臣者一。放弑其君是也。其餘通治君。自司馬失官。而邦君多恣行不法。羣下積怨。至于上戕。春秋誠治陪臣。豈遽不治列侯。自取其死。不伏王誅。為已幸矣。若猶留之。是縱諸侯為惡也。嘗試論之。春秋之治。急于公卿大夫。緩于士庶。顏回之賢。盜跖之戾近在魯國。而春秋不著。何者。國史所記。止于大政而已。故彙下而罪益微。彙上而罪

益者。周世列國有公侯。猶漢世郡有二千石。長官苛暴。為下所賊。王吏豈没其罪而不宣哉。卿于君。猶貳于正長也。漢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有姦。御史坐堂皇上。建趨至堂皇下拜謁。遂斬御史。其奏曰。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漢武不以為罪。而建由是顯名。此則君無道而卿弒之。即與軍正丞斬御史何異。列國之卿本由天子所命。故以擬焉。春秋之臣。如欒書宋鮑閻職。多懷姦私。或自為嫌怨。未有嚴正如胡建者。故君惡不貸。其臣亦與有誅。左氏言稱臣為臣之罪。稱君為君無道。各主最甚為言。非曰偏廢之也。宋人弒其君杵臼。君則無道。然鮑亦專為姦宄。下拊其民。以成篡奪。晉荀林父合三國之卿討之。猶立文公而還。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將以平宋。卒無所就。故伐宋不書。鄭識失所也。平宋稱諸侯而不序。言無功也。君無道而稱臣以弒者。齊無知弒諸兒。陳夏徵舒弒平國。無知僭擬。求竊君位。罪則宜戮。徵舒差輕。徵舒之事。若在漢律以下。則為射子殺母。殺之無罪。不得臨君臣也。周律令不可知。當亦從輕。齊崔杼弒尤。亦以淫者為名。然於本言。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其事非為宗姜殺異子徵舒。而自立為陳侯。見陳世家。在刑無赦。故弒則書名。戮則去官。以示討也。徵此三事。明其舉重為言。非以此一廢彼一也。有罪在臣而被戮。不彰國討者。晉里克弒卓。衛甯喜弒剽。卓立非正。又成于荀息之私。春秋從君死者三人。孔父書字。賢之也。仇牧荀息書名。無賢文。公羊并為一談。甚誤。重耳最長。宜嗣為君。剽之自立。于

國學扶輪社印

衍為篡非叔武受命之例。克喜弒之罪輕。故于其死書殺其大夫。示非討也。其佗刈有辭窮而書者。楚公子比弒虔。本非弒也。何以明之。虔弒郟敖。比以右尹出在晉國。雖無權藉。以其號名為僞君討賊。義不可卻。然虔已書楚子。故比不得不書弒君。亦猶弒父之賊。覆載不容。然商臣及般嗣位擅國以遷。春秋不得不書楚子蔡侯。此皆辭之窮也。故弒其君在周禮則同罪。獨無訟君之誅。周世列國之卿。命于天子。與漢世王國傅相無異。漢世傅相或告其王。不以為罪。春秋元咺訟君。天王以為君臣無獄。然咺之見殺。書曰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明其罪在專立。不在訟君也。俗人不悟卿為王命。徒以侯國私臣視之。又忘春秋之世。天子雖弱。其位當陽。所治非獨陪臣。五等諸侯。猶有斧鉞之戮。拘齊小數。嚚訟靡止。斯亦鄙矣。錫瑞又言。左氏載宣孟之忠。欒書之德。是為當時邪說。案趙盾實不弒君。穀梁傳亦云於盾也見忠臣之至。言其未至。則已忠矣。驟諫其君。臨猛獸遭刺客而不恤。非忠云何。顧反不討賊。為未至耳。德之名與怨反。古言德猶今言恩。欒書弒君。而下拊循黎庶。戴其德者則民也。晏嬰深惎陳氏。猶言陳氏雖無大德。有施于民。明其有小德也。弒君為不義。拊民為有恩。各從其主為言。何謂邪說乎。錫瑞又曰。子欲居九夷。言學在四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知聖人不薄視四夷。

故春秋至太平世。天下大同。夷狄進至于爵。後人以擴夷爲春秋大義。未足以盡春秋。斯言猶憭。內諸夏外夷狄。春秋諸家所同。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情見乎辭。甯獨春秋。遝國壽夢皆然。春秋諸夏用夷則夷之。吳楚是也。本在荆揚之域九州之內。祖則當陽。族則太伯。爲宗周建國。顧其地雜有荆蠻山越。一失其職。下漸汙俗。則比之蕃人。范甯穀梁集解曰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冑也而僻近南蠻逐漸其俗故棄而夷之此說最合吳楚本非夷乃視夷耳及楚貢苞茅。復其舊常。屈完于是入錄。自爾與中國同辭。吳諸會同征伐。皆從狄例。以吳祝髮文身。其俗又下于楚。然君卒則書名戮。爲其本宗周胤胄也。至于命札以聘諸姬救蔡。以捷不庭。請冠以奉王職。莫不進之諸夏。由其素非夷狄。其眞爲夷狄者。君與大夫名爵不通。惟潞子嬰兒。晉與之婚。復殘滅之。書爵所以罪晉。明親暱戎狄者在晉人。然則吳楚與狄。其類本異。書辭有變。未削其進夷狄也。黃池之會。公羊家所謂太平世也。然公羊傳猶曰。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休解詁曰。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以上何休說彼所謂大同者安在乎。然公羊不悔吳本非夷疾之已甚。今夫從而反之。若春秋識進夷狄者甯獨反春秋意。

且國與公羊悖矣。鄭子所以稱四夷者。復非吳楚比。此則口語散名。猶今北人呼南人曰蠻矣。左氏記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明郯本非夷。杞用夷禮。貶爵曰子。其餘邾莒之屬稱是。常事猶以爵書。又不可下同吳。穀梁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要之春秋有真夷者。有視夷者。有通言夷者。科律不同。不得執文為說。升降進退。其事異矣。之九夷行蠻貊。此自為一人行止。非及邦國之典。亦欲攝化要荒。令共王命。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若云不薄視四夷者。貴中年有不令之臣。而欲往赴其召。將亦不罪叛人邪。又大同者。本非春秋之義。大同惟見禮運公羊本無此說禮運所謂大同曰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又未嘗言進夷狄也縱萬國皆有文化。文化猶各因其舊貫。禮俗風紀及以語言。互不相入。雖欲大同無由。錫瑞徒見夸毗之士。盛稱遠西。以為四海同貫。是徒知樝梨橘柚之同甘。不察其異味。豈不惑哉。且夫時多外患。而方文致太平。亭徼一弛。則城郭為虛。彼未知設險之為時義。金革之作。皆明也。然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公羊家言。曾愈亂春秋愈治。措斯術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據公羊以二百四十二年分為據亂升平太平夫王者一世而仁善人百年去殺比如是可謂太平遠者不過百歲無待二百四十二年也若夫八表同風坤輿為一此雖千年猶或未可利用厚生亦若此焉進退無義徒為空論又公羊有復讎之義。云國可復。家不可復。錫瑞誤讀其文。以為匹夫任俠。殺人報讎。是為亂民。按周禮調人。本有避讎之法。檀弓記孔子

之言曰。父母之讎。不反兵而鬬。此明庶人亦有復讎之義也。諸侯得仍世復讎。庶人所報。止于殺者一身。公羊所言亦非與禮記異。乃如齊豹之于公孟。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此本睚眦之恨。非有飲血之痛也。君臣之間。三傳未明著其法。宜亦不得復讎。要此諸論。止乎冠帶之族而已。若夫蠻夷猾夏。竊地自王。雖庶人至百世猶可復。何者。豺狼異族。本無臣主之分。君父不梲其義。豈施此哉。又左氏載晉鄭各鑄刑書。叔向孔子譏之。錫瑞則曰。賦不可使無定。刑不可使有定。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案叔向書已為子產鄧。孔子亦以唐叔受法文公執秩為是。未欲廢法。然復明尊貴之義者。謂其本于夷蒐。三易中軍。黜陟無法。而有臨時假署之制。此猶後人破選格而用便宜法終于賄賂公行倖敗在列然則執秩者蓋猶職制律考課法所鑄刑書則毀亂成法多詭亦便耳通典一百六十六云五帝以降法執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棄殺周氏三典輕諸家處皆以防民陷令避罪辜子產相鄭介于晉楚法施民急政隨俗微懲時之宜設執之術外抗大國內安廢疵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遺愛非威德擬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闕義行禮致治之法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所尋斥覆斯言諫同王邑無當兵夫子所議令守晉國舊法範宣子所為非善政也斯讒良允足用破戮亦由叔向嘗被欒盈之禍與其兄伯華同以無罪被囚創拒痛深激而廢法若太史身被腐刑則欲為暴秦執鞭策付左睞之喑非至論也若謂法律得使人為姦者。咎不在法。在法之苟簡漏。誠令科條完備。雖文深吏將不能入。昔唐律有舉輕明重。舉重明輕。苟好簡易。而廢其數百條。此趙冬曦所以稱其姦也。若備其文。何患於因緣出入。且小人

執法為姦者。謂獄吏也。議事以制。則大臣亦得因緣為姦。漢世張湯其明徵也。錫瑞徒以春秋斷獄為是。故惡夫法之明文。而利其暗昧。令賤儒得妄據胸臆以示裁斷。夫刀筆吏欲周內人。猶附律也。儒生欲周內人。乃可去法令絕遠。其姦有甚于吏。彼董仲舒呂步舒者。則佞臣之梟也。汲黯嘗忿疾弘湯。面折廷爭。擬之而不勝。仲舒徒以官滌。免于正直所譏。其毒且施易及今未已。嗚呼哀哉。錫瑞又以孔子為教主。經史為異塗。斯則方士之邪言。四部之鄙見。根夫或當笑之。今亦無所譏焉。

新方言自序

自楊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攝錄字書。勿能為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乎輶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為徵。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灝為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藐然無所附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捆不理析也。夫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敹然如析符之復合。斯為貴爾。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為。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炳焉復保氏之舊。其以說解典冢。謋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亡蓋如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小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為猶闕一卷書，故為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以上戴說）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軼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學之用，輒於道古而止，徵與不知其術。雖家人筆席之間，逆次談論，且弗能自說其故。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言語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尚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余少窺楊許之學，好尚論古文，於方言未偟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擿殊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鰓理。蓋有誧諸占畢之聲，既用唐韻，而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而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迻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而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為光棍也，敤之為耳卦也，亞腰之為呼腰也，和門之為撒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音均變轉之友紀，而循其旁吻，所宣以檢字書，則弗能得也。斯戴君轉語之所以貴。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

之時。為之理解。猶瘉於放失已。會侯微劉申叔亦好小學。為札記三十餘條。因比輯余說及申叔所診發者無慮三百七十事。為新方言一篇。恨見聞不周洽。其有異語。俟他日補次之。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而以臨睨故國。其惻愴可知也。

梵文典序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至晉宋漸彰。猶多皮傅。流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嘗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僞造。其源出于老莊。何其妄也。雖然。譯述之不善。誠足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即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其言甚妄觀藏現存盡任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言則兩閡。漢朝儒先。經術雖通明。獨短哲學。斯筆受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于持論。故於全部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于論語孝經。及魏晉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于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傳以清言。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微詰。能如其意。特

疏家或以老莊相傳。故前有成玄英之疏。見慈恩傳。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猶儒書之有說文爾雅也。唐人悉談章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湛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選翻譯名義集。誤舛尚多。余每恨奘公不為斯錄。而令疏獮者皮傅為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既觀其譯且審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塗。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則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則文法句度是也。住者震旦所釋。多局於文身名身。而句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則不可不尋文法。曼殊比丘於此。既發露頭角。余願其數而充之也。抑大乘經論。以般若瑜伽二宗為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惟獨逮諸哲。原幾遜於其邁。不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閎遠。吾土所譯。獨僧佉有金七十論。鞞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憂波尼沙陀。後此商羯羅。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外道與之相校。則辯論廢而義漸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語。他日益進而譯諸師之說。以與大乘相輔。余又願其數而充之也。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絳序。

致劉申叔書

中叔我兄志士。溥泉來。知君怨恚失血。想熱度過高。率暴責誦。誠宜少自珍惜。游心物外。上海市井叢雜。文學猥鄙。數歲居此。不見經生。每念疇曩。心輒惆悵。仁君家世舊傳賈服之學。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孟瞻先生所纂正義。秘不行世。鄙人素治茲書。蓋嘗上溯周漢。得其傳人。有所陳義。則以孫卿賈傅爲本。次即子駿父子。中壘雖治穀梁。然呻吟左氏。見于君山新論。是故說苑新序所述。單文隻字。悉柬序之秘寶。石室之貞符也。數歲以來。籀繹略盡。惜其一不成。仍當勉自第次。學術萬端。不如說經之樂。心所樂者。已成染相。不得不爲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章炳麟頓首。

再與劉申叔書

中叔我兄志士。昨得手札并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㑺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爲之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敘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

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殊。卽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為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反對。與公羊更非同趣。上自孫卿。下及胡常翟方進。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之比。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原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於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覓尋。蓋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譚於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恐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而代以訓詁者。亦皆可概。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符。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紬繹古義。斷在斯文。此鄙人所以珍為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究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各不同。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容模棱兩句。如沖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裁斷此因傳箋并用疏不破注不得不爾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他書采輯則注難出於古人而定注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為注而釋之以否者入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的不同專務編輯者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槩者。無妨於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為家

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宇之述易。皆困未達一間。以故拘學少味。僕竊以為過矣。舊疏考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覩覩也。大箸駁太誓答問。條理明遠。足令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尊意謂在下篇。鄙人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本經典傳話。往往不加分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為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而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為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也。未審尊旨然否。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次第。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鄙人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何異鄭服傳舍之遇耶。請述數言。以為壓壤之助。尊意以尊酋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為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匕鬯。史有三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為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於少康為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杜康即少康)此皆可驗往事者矣。尊著謂人偶為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𡰥。夷字亦作𡰥。而山海經稱夷羿為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古

音夷如遲如倭夷即倭遲是也。故仁夷得爲倭（亦作倭聲）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几尸同字。而尸字特訓仁人。則尸亦即夷字。下體詰屈。象夷俗蹲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其亦輕於立論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烝比況。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鄣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家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圻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則無古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其密然確當。斯特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答某君論編書書

□□我兄國士。被初九日書。以借聱語相擬。殊過。下走被羈係久矣。猶未至根尾求食耳。祇吾皮以爲鼓。恐亦不足郊天。如彼崖尤音響尚聞五百里。腦而角者。又不足擬也。蔣侯選報。汪踦定文。皆不受佗人掣曳。僕明歲亦相從爲馬。二先生事業。此事功效。胥較教育爲鉅。然璧軾論鑑。廝謙軌範。方霧塞一世。則能辨臭味者尠矣。尊指欲設局編輯。並訓古來規模閎遠。於今日尤爲急務。僕於朋輩中。昔嘗見炊牛鼎不

可洎雞今則已矣上不辭為庾仲容馬總下不辭為史游周興嗣矣編輯一事頭緒闊脏然其大要不過數端教科問答之書不可近於策本刪定成家之書不可類於御纂此二種同等而下之之言也稍高言之則曰當辨雅俗不必辨繁簡而已雅而簡約無害為傳書羣書治要是也（昔與全無學術與今之書賈編纂等耳）持此權度統紀自得未審尊指然否致□□書宜與新世界諸君子商定若族下走到滬則當在寅末恐或太晚耳然君為此議志願宏大又不宜於歲晏猝發使彼視之以為百無聊賴而計及於此也獻歲昭蘇便可飛檄□□方汲汲文學想于田□諸侯而外必當聽應仲遠一言乎蔣侯聞欲往金陵聽講大乘起信論已發軔否殘年與兄已唱和興味當更增也手肅即頌道祉不既　弟章絳頓首

復某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答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遇於清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若與周禮同遇賓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墻亂此絕不可解者劉賈以遇為冬遇此即取周禮為說無如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為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愜竊

疑周禮亦有損益。緯書文燿鉤有成周改號萇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始于萇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月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最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邶鄘所并。此未為必然。邶鄘所載。皆是衛事。若為衛所并者。則邶鄘自當有詩。如檜為鄭所并。鄶為唐所并。而檜鄶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鄭唐之事也。）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擬天子。其三即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亦書為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為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劉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為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卷首為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注。輔嗣說易。亦有略例。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為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弒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征南于此最為闇通。而近世緐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齗齗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為近儒所詰。若夫

來書所述左氏三例第二條云賈服雖善於說經然於五十凡例之外閒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僕於此事蓄疑甚久始謂劉賈諸儒嘗見左氏微言或其大義略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說更師法後復紬繹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揭櫫不復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然以是為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閒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法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秩法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文固已明白公羊以殷禮自文誠為辭遁左氏末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霸制所無乎故知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素王之志也征南釋例亦有違者如傳說殺大夫者不書其名為無罪而稱名者未可遽云在辟征南不悟乃謂泄治孔達之流悉有罪戾則違於傳意矣劉賈諸儒以為大夫三命以上經始言名此雖於傳無文而非旁取公穀若夫春秋內魯故叔孫未受三命名已見經楚國既受周胙（楚世家成王元年天子賜胙）雖小國而為方伯故屈完為師春秋有錄其餘三數之有名章徹吳札之讓國見褒此皆軼在例外而征南必執此以議劉賈則又過矣況所云甄釋字義者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

缺。斯誠至論。鄙意左氏古文。太史公時有義訓。子政說苑。斯類亦多。其可以發見古義者。凡數十條。當較賈許為尤重。初賈太傅書中有遵術一篇。純屬訓詁。若取此以說左氏。則舊義存者多矣。轉非引左氏說最多。其辯論復繁而不殺。僕業時嘗刺取之。而備內篇有引桃左春秋一事。桃即趙字。桃左春秋。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劉龔之徒。復何所容其辯乎。昔著春秋左傳讀。文多不能悉錄。敘錄一篇。專駁申受業已寫定。郵寄呈覽。如有可采。或入國粹報中。或更單行。皆從其便。

古韻分部。僕意取王高郵說。其外復參酌巽文東冬分部之說。王本有二十一部。若增冬部。則為部二十有二。清濁斂侈。不外是矣。黃春谷「曲直通」說義頗新奇。然太叢混。且東部與尤侯二部通轉甚多。如后宲之為項記。後之韻鞏調之韻同。於古有徵。今音諸顆如容以吼為昫。亦由自然轉變。非有強作。而春谷必一概抹摋。斯為過矣。然分部雖繁。要當知其鄰類。如之與蕭尤為類。宵與文元先脂為類。支歌為類。談侵覃為類。東陽庚為類。此皆妙合自然。今古一不異。戴段諸公。於斯盡瘁。審音有素。非專排比詩騷。從學守文。局於當句。故為春谷所譏。雖然。甯人於此。誠不無遺憾矣。江戴諸公。蓋非春谷所能議也。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更非專門不可。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俚

語作今方言。昔龔定庵已有此意。而所急者乃在滿蒙西藏回部之文。徒為浩侈何足以宣揚國光。鄙意所屬乃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其發見古字古言者正復不少。如山東人自稱侉子。侉從夸聲。本即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為種名也。皖北鄉人謂都市居民為奤子。（讀如泰）奤從大聲。此可證說文「大者人也」之說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有通俗編之作。惜其人小學太淺。上比子慎。猶多不逮。其去子雲。夐乎遠矣。吾輩於此。尚能致力。似較他事為易。亦有意乎。

復劉申叔書

手書具悉。一是討論左氏之學。疏通證明。足徵卓識。惟今之所欲辨析者。則以前函疑賈服釋左氏。多攝取公穀六家之例。然靜以思之。覺左氏之例。不僅五十。征南凡例。實多未備。左傳之例。有著凡字以為標者。有不著凡字而亦為例者。征南據其著凡字者以為言。故所釋之例。僅五十條。自此以外。左氏佚例可據傳文類求。如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云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天子大夫貶之則稱名。於恒例則應書字。故經文所書南季。仍叔。家父。榮叔。皆天下之大夫稱字者也。此佚例可攷者一。（若天子三公稱爵中士下士稱名下士稱人王世子不名公侯世子稱名皆左氏之例）又隱元年。公及邾儀父

盟於蔑。傳云非王命故不書爵。五年郳犂來來朝。傳云名未王命也。是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皆書名。褒之則稱字。經文所書犂來。蓋亦援儀父之例。（征南以犂為名非也）此使例可考者二。約舉二例。餘例尚多。有傳中所載之言。而即為例者。如有事而會。（故傳文於每次之會。均言其所因之事。）（不協而盟是。）有引禮文以為例者。（如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謂夏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有加故字而亦為例者。（如公不與小斂不書日是也）似皆在五十凡例以外。若杜氏於五十凡例外。別有所釋。如將卑師衆稱師。則雜以公穀之說。非左氏家法也。至來書言左傳有素王新法。實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秩汰孤卿而存大夫。故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為素王之制。此說誠新奇可喜。然按之古義。則殊不然。左傳所言典禮。無一不與周官經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僅言公羊與周禮不同。未言左傳與公羊同義。夫左傳僅書所以朝王者。據詩經正義引晉君說。謂一方而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以行。故分趨四時。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君注周禮。謂四方以時分來。蓋亦從馬說。故賈疏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也。據馬鄭之義。則春秋僅書朝王。實因魯在東方。於天子例行朝禮。魯侯如周。雖不

僅以春為限（如僖二十八年五月公朝於王所。）然以居東古之故，禮仍行朝禮也（即不行覲宗遇三禮也。古禮於覲禮之外，有朝宗遇三禮，據鄭君三禮目錄可見。而之所行則為朝禮耳。）故春秋亦僅書朝王（段金壇以朝為通名，亦非。）若石厚言王覲為可，甯俞言諸侯朝覲於王，均記於左氏傳，則左氏不廢覲禮矣，豈得以春秋僅書朝嘗，遂疑孔子汰祫春之典；春秋僅書蒐狩，遂疑孔子汰苗獮之禮乎。（若公及宋公遇于清，劉賈均以用遇冬之禮，實則遇冬為諸侯見天子禮，非兩君相見之禮，此蓋禮名偶同，猶祭天為禘，吉禘為禘，夏祭亦名禘也，似當從曲禮之說。）若謂左氏傳無公孤，則周禮明言公之孤四命，則孤。鄭眾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惟上公有之，諸侯不得置也。魯為侯國，齊晉亦為侯國，故無二孤來盟，謂孤卿之秩，豈亦齊晉所無，實則按之周禮，齊晉本無孤秩也。若左傳別卿於大夫，明証昭垂，不勝縷舉，乃公謂汰卿以存大夫，亦僕之所不解也。總之左傳所言，俱係周禮，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說附會左傳，以淆其家法。賈君春秋左傳序首言孔子立素王之法，即係誤采二家之說，實則素王之說出於緯書。緯書取鄒衍五德之論，以為孔子繼周，故有素王之說，實則儒家不言五行，焉有所謂五德之說，奚必襲公羊家素王新法之詞乎。大著春秋左傳讀敘錄，明指辨章，足以箝申受之口。暇日當手錄一通，並出平昔所心得者，以與公書相證明。鄙人於申受之書，亦略有條辨，屬稿未成。去歲文稿，竟偕駁太誓答問之稿，同沒入官。今學報所登讀左劄記，其緒餘也。

復孫仲容書

仲容先生左右得書竝周禮正義一袠。謹振董再拜以受。發書在去歲八月至五月朏始達自昔未侍先生杖屨既遭黨錮。修謁無緣。竝賜書亦濡滯半歲。善益悲矣。承以古文二條見示。精鑿傀琦。足補漢師之闕。皐本作皞二千年未覩本字。欸自先生發之。絳始知說文臭字訓大白澤。非淺人妄改。乃古文借臭為皞。叔重誤仍臭為本字耳。白澤圖已著錄于隋經籍志明其自古相傳有此異聞皐澤二字。古多棍殽。說文言臭古文以為澤字。本草廣雅澤蘭兼得虎蘭之名。疑本亦作皐。借皐為虎也。舊學放失。怪說昌披。近有欲以萬國新語改漢土文字者。絳方作駁議一篇。以世人多謂漢字難知。故復新定紐文韻文。令蒙學略知反語。已屬虞君轉呈。其有悖繆。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後近復附以新知。隱栝就緒。為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十篇。俟再印行。便當就正。前書闕失尚多。先生有所誨正。幸即見示。名原七篇何時出版。渴望賜覽。若旦夜之待明星。海內奇碩。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靈光巋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願存精神。加餐食。長為鄉土表儀。幸甚幸甚。絳以寡昧。款啟之身。荐更憂患。學殖荒蕪。無可自憙。內省素心。惟能堅守舊文。不惑時論。期以故訓聲均。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

先生雖並世目為頑固所不辭矣。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後有疑滯，復當以書請益也。

與某君書

學報鉤微探嘖，宣揚國光，識所崇仰。獨其中所錄公羊諸說，時有未喻。嚴顏立學，須以發策決科。劭公解詁，獨推胡母條例，彼既遠在漢初，未覩左氏，隨文發例，亦無害焉。劭公生值炎季，古文師說灼然見明，然猶黨同妬真，自堅其宗，据摭緯候，多及百條，適足使人迷罔。魏晉以來，其書廢閣，非無故也。劉申受乘當戴學昌明之世，研尋古義，若其煩碎，拾此吐果，自名其家，固所以便文士。常州儒人媢嫉最甚，古文辭之筆法，受之桐城，乃欲自為一派，以相抗衡。其所謂今文學派者，志亦若是而已。然猶援據師說，語必有宗，不欲苟為皮傅。公羊學之所以為公羊學者，本實如是，不害其旁通也。□□□耳食歐書，驚其瑰特，則又旁傅騶氏，通其說於赤縣神州，至謂「雅言即繙譯，繙譯即改制」，荒謬誣妄，更僕難終。僕嘗見其全書，與莊子玄聖素王之語，謂玄聖即周公。（按玄聖即孔子，見劇秦美新。緯書以孔子為水精，黑綠不代蒼黃，故儒有玄聖之號。口氏以偏諱書玄聖作元聖，謂即周公。周公在古，未有元聖之名。逸周書言元聖武夫，非指周公。為說稱周公為元聖者，始於時文家之破題耳。口乃據以為說，陷陋實甚。）此可謂全未讀書者。今乃錄其學說，不已過乎。又□□□文學深湛，近世解其暱類，僕亦以為第二人也。

而門下樸樕。乃謂拚迹史遷。俾倪韓柳。則亦譽過其職。鄙意提倡國學。在樸說而不在華辭。文學誠優。亦足疏鑿。然壯言自肆者。宜歸洮汰。經術則專主古文。無取齊學。（穀梁齊詩皆可錄公羊林因則無取焉）君家世治左氏。誠宜筆其精粹。以示後生。僕亦素崇子駿。考迹新論。則知子政父子。非有異端。（劉已有書言之）一由此上窺。乃及賈生訓故。昔嘗作左氏讀約有五十萬言。藏在篋中。未示學者。曾以語君。求為編次。當時書筍已失。今復尋檢得之。復欲他人編排年月。則已不可得矣。臣精銷亡。又未能躬自筆錄。唯敘錄一篇文成二萬。當覓書手迻寫。更以寄君。竊謂中堂見之。唯有甸匐郤走耳。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尋求不獲。孫淵如嘗惜是書。以為遠過顧棟高。輩更望代為尋取。書此達意。兼問起居。如有德音。無吝金玉。

與某君書

國粹日微。賴子提倡。汎濫羣籍。未若專精一家。君以賈服古文。弈世載德。年力鼎盛。必當比輯成書。豈效雜存左詁。率爾操觚。自矜博覽而已。弟研精此傳。殆逾十年。中更憂患。未能成帙。今者修吾故服。亦頗沾沾自憙。而獨弦寡和。古更寂寞。念昔仲師與侍中。同處明章之世。徵之史傳。未有交通蹤迹。彼此商榷。復無其文。良為悼恨。吾輩生丁衰季。與鄭賈二公。所遇殊絕。子澂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葦。竟無邂期。方之

前哲。又益悲矣。書此敬問起居不備。劉子駿之紹述者頓首。

俞先生傳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罪黜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劋述聞。又規雜志作諸子平議。最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輒察理疏紾比昔。牙角財見紬爲科條。五寸之榘。極巧以展。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佗多淩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于詁經精舍。學者鄉方。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即歸藏經。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爲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敕。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繹諸左氏昭公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爲綝。先生曰。難詞甚。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

軒非所謂商吾之迹。華山之碑。可以辨形體識通叚者。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進饌不過若菜。遇人豈弟。卧起有節。氣深深大藴。形無奇姣。老而神志不惑。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汎愛人。其文辭瑕適並見。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候考。論語鄭義考。何劭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兒笘錄。讀漢碑。自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他筆語甚衆。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茀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較張。不弛愈媮。不逮一世。新學蜂生。滅我聖文。禁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孫詒讓傳

國學扶輪社印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儒者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姦劫。則賊善人。爾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曠然。經訓之以使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甯。是時德清戴望。海甯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閒詁。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斠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斠補。六歷甄微。廣韵姓氏刊誤。經迻札迻。述林。又發舒官禮爲周禮政要。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閒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特夫。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眾說。下以己意。神指迥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橋柱。雖眾怨弗恤也。

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縱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擿北宋人所假名者。審其刻畫。不跌毫釐。即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即可知。然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于世。札迻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聑帖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及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時儒嘵嘵。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婞足以摩擬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橫舍。頋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